

---

襄阳守城录  
宋·赵万年

---

开禧二年四月，荆鄂都统赵公淳被命提兵守襄阳。

五日，除京西北路招抚使。时皇甫副使斌已出师攻唐邓失利，公方收集溃卒，申饬边备，以严守御。

十一月三日，除公兼知襄阳府。先是，报虜骑逼境，众号五十万，分三路而来。是月五日犯枣阳，统领马珙、张虎、韩源等战死，遂围枣阳。统制雍政、马谨等领兵力战，溃围而出。

七日，犯神马坡。时副帅魏友谅统兵于彼，公闻虜兵甚众，亟命万年往谕魏帅，勿迎其锋，可敛兵且归樊城，徐为之计。万年甫至，已受敌，统制杨杞等战死，魏帅拔围而出。同日，犯光化，统制郑皋等战死，光化旧垒不守。公恐虜乘胜，锋不可当，遂令江北清野，缚浮梁，尽渡樊城内外军民老幼，凡数千人。渡毕，人人以断桥为请，公不从，急抽江北诸处把截官兵及战退卒，相继入城几万人，薄暮方断桥。徙门外居民入市，尽除附城屋，挈致城中，以备薪爨。城上分四隅，以本司左军统制刘津主东隅，江陵左军统制吴强、

---

---

统领扈立西隅，江州统制林璋南隅，本司统领王世修、陈简北隅，即运防城器具列城上。忽宣参谭鼓院良显、章抚干时可具言：“忠勇军统制吕渭孙见魏帅神马坡之战不知存亡，欲胁取副帅印。”公素知渭孙凶暴，恐生事，夜遣万年委曲开谕之。夜半，忽魏帅至，渭孙失望愤嫉。翌早，渭孙求杀魏帅，并其子普俱被刃，仍杀虞兵二人，左右格杀渭孙。渭孙平时虐所部，刻剥掊敛，人不堪命。及就诛，争齧而食之。公抚谕忠勇军，将士随即帖然，皆乐为用。

十一日，虏至樊城，见已清野，竟无所得，合三路之众，往来驰骋江上，吏民惊骇，官属有相继而去者。公谓弟路分内机溟曰：“吾家世受国恩，先祖帅河阳，举家为虏所杀，独吾父得免。吾今帅襄阳，值虏入寇，誓当死守报国。”内机曰：“溟志亦然。”公每语官属，必勉以尽忠死节，存抚居民，无得惊惶。公虑城中或有奸细，命索之，严保伍之法，民旅皆给号记。委属官巡警火盗，又恐虏人临城，必有火炮，凡近城茅竹屋并附仓库者，悉撒去。仍取市井潜火水桶，上以防

---

---

火箭，却于库务取酒瓮十余，贮水列置市井，分画既定。

十七日，闻虜人欲于白河口抓繫船筏过江。公单骑至江头，看虜有无船筏。至中途，遇统领董张珍报，隔江有虜人叫言：“完颜相公欲请招抚打话。”及到江头，完颜果至。缘水隔一洲，公欲上船渡水间，众言虜人多诈，皆不欲公去。自谓：“受国厚恩，一死何惜？”即渡往洲上，相去四五十步。有打紫伞称都统相公者，乃完颜也，其人身材长大，年约五十以上，前后人从整整围绕数重。公只将数人，亦张紫盖，立于洲上。虜言：“传语招抚，管军不易。”公亦回传语，虜言：“我已屠枣阳，下光化，席卷神马坡，又发人去取随、信、德安，招抚可闻早拜降。”公答云：“自古用兵，有胜有负，你有军马，我亦有军马，所在为备，你何曾取了我州府？这般言语，只是恐吓得百姓庄农。我本朝军马，已于下江清河口等处杀北军甚多，烧子船千百只，想你不知。”虜又言：“你出师无名。”公答云：“两国和好多年，我本朝亦要宁息，只因南北榷

---

---

货相通，商旅因买卖或生仇隙，至相残害，我朝廷曾降黄榜，约束边民，如有辄过北境者，依军法处斩。缘小人喜乱，南北之人互相抄掠牛马，因而引惹生事，遂至今日。”虜又言：“都是皇甫斌。”公答云：“正缘是他容蔽此事，朝廷已将他远窜海外。”虜言：“好好！招抚说话分晓。”又言：“我得皇帝圣旨，不杀南边百姓。”公答云：“你将我边民杀了甚多，却如何道不杀？”虜言：“不曾，都自安业，自家懣相近为一家人。”又言：“我北军东已自海泗，西已自川蜀，有二三百万军马，分头并取你州府，席卷而来，襄阳虽有城，你不可恃，招抚太尉如此分晓，岂不察天意？我得指挥取襄阳，且看襄阳许多生灵面，闻早拜降。若早拜降，我也不入襄阳府城，便自回去。”公即叱之云：“各事其主，惟当以死报国，安有降理？我只有韦孝宽故事，你有军马，我亦有军马，我更有长江之险，无限战船，以待你来。”完颜语塞，遂言：“招抚好将息。”上马擂鼓而去。

次日，虜遣主簿向明赉完颜并副统二书来，公不容

---

---

入城，遣弟内机与谭宣参管伴公开缄，复有彼此一家之说，擲于地，大骂：“虜贼是何相待？”以书答之曰：“昨日承专差董万户相请，欲得会话，虽远覘风采，一水之隔，不得从容。承来云，殊不晓所谓副都统书云。相公乃近侍职位，何为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？我圣朝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正以生灵之故，姑守和议，连年以来，金国乃纵容饥民，抄掠我牛马，惊扰我边境，遣使贺正，在廷无礼。又诘诮本朝信使，多出榜文，恣加毁辱，此何理也？枣阳等处小胜小负，兵家之常，然尔士马死伤，十倍我数。苻坚寇晋，兵非不多，淝水之败，事盖可见。相公之夸言兵多，何不鉴此？我今城高池深，固若金汤，精兵良马，毕集要地。疆场之臣，但知戮力报国，不知其他。欲遣人复命，缘相公告晓之事，既非所当闻，亦不当遣，姑就来人布答，并令赍来书奉还。”答副统止云：“回语尽见完颜书中。”明去。

二十二日，薛宣抚以书来，谓二帅不必俱在襄阳，欲以魏帅策应德安，公方以郢州、德安无备为虑，遂

---

---

遣魏帅领兵去德安。公以城中兵少，遂立旗募茶商勇悍之人，虽经配隶者，皆不问所从来，名为敢勇军，应募者翕然。公厚加激犒，人皆思奋。襄江多滩碛，公遣官兵防守，虏数令人测水，屡为射退。适天久不雨，江流日浅。

二十四日，虏拥众涉小樊安阳滩过江，防滩弩手并射，死伤淹没几万人。虏酋不恤，驱迫而过，西自万山华泉谷，东自赤岸渔梁乎，连珠下寨，围绕府城，军民恐惧。公虑人心不固，遂将府城四门用土填塞，示之死守，使人无去志。公以虏贼新至，营垒未定，可击。

二十五日，遣拨发官旅世雄部敢勇军六千余人劫烧虏寨，驾船至五娘子庙，迎见番军在江岸驱虏人畜，旅世雄登岸迎战，夺到马六匹，救回被虏百姓老小千余口。至夜，又差统领扈立并敢勇军茶商廖彦志、路世忠、张聚等部押千人出南门，至虎头山等处劫寨。

二十六日夜，遣旅世雄、将官裴显领敢勇军六千余人往城西北江上，与虏交战，夺到载粮米船二只。

---

---

二十七日，虏贼于城西插旗，书招安字，以数人守之。公遣胆勇人李超下城，夺旗以归，守者散走。是夜，又遣旅世雄、裴显将所部敢勇军出城，驾船渡江北劫寨，烧毁粮船、渡江船。

二十八日，公见城外屋宇已被虏人焚烧，而土库墙壁尚存，贼每于墙外隐身，以射城上官军，公遂令将官许进部官军三十人出城，毁断墙壁。虏有三百余骑来掩袭，许进杀贼五人，各梟首以归。其间二人独衣战袍，必头目人也。又遣旅世雄、裴显将所部人驾船往襄江西洲，与虏贼数千人弓弩交射，自辰至酉，贼退走，死伤甚多。

二十九日，谍知虏贼于东津搭浮桥，以便往来转输，公令以旧船载油灌乾草，遣习水人自上流放船，将至浮桥，焚草船烧桥，舟人即浮水登岸。又遣旅世雄、裴显将所部人往襄江西洲及江北岸，与虏贼交战，射退。

十二月一日，虏遣被掳人刘宝于城东隔濠呼城上云：“相公欲令人来打话。”明日，主簿向明者复至，公遣抚干章时可下城应之，隔濠相议，向明所言，乃前

---

---

日书中之意，章以大义排之而去。

又二日，虏贼数十骑至城西，一人独前，自称天使，叫早降，语不逊。公命壮士自鹿角中突出，擒杀之，取其首，腰下得木牌，贯以红条番书，莫能辨，不知为何等天使也。至夜，虏贼运竹木、云梯、鹅车、洞子、炮石、攻具、草牛、土布袋至城下，公密谕四隅兵官将预办火药箭、炮石等分布。

三日，未晓，贼众摆列，步人在前，马军在后，四围无际，鼓噪发喊，一拥而前，仍将木牌及板门、窗榻遮身，搬运攻城器具。公亲谕将士肃静，不得喧哗，俟其渐近，弓弩可及，然后射之。须臾，虏箭如雨，城壁之上有如猬毛，公身被两箭，射入城内者不可数计。公令先用火药箭射烧番贼所搬竹木、草牛并炮木等攻具，烟焰四起，城上弓弩炮石一时并发，自卯至申，射杀虏贼并中伤者不知其数，悉皆败走，委弃器甲、弓箭、衣装等物。公即遣敢死人出城，过濠赶杀，多获首级，夺取军器及烧毁云梯等攻具，即具捷以闻。次日，虏气顿索，移寨远去。公令四隅打虏箭，及于城外庙

---

---

宇中得所藏备箭百余万，犒将士白金各有差，士气大振。又探闻虏贼打城中伤人多渡江而北，遂遣旅世雄、裴显部弩手乘舟往所渡处，要截射之。虏人初犯境，公命戍均州统领王宏出兵攻邓，以为牵制。王宏将所部人由浙川入内乡，烧虏沿路所积粮草百余万，获千户杜天师、段守忠等首级。

五日，捷书至，及间探人张宏报：“虏人闻王宏兵入邓境，遂抽光化虏兵数千，自青泥回去救援。”当夜，又遣旅世雄、裴显并将官邵世忠从水路分劫虏贼，旅世雄、裴显于渲马滩劫中，虏贼退走，夺渡船四只，竹籊箬一坐。邵世忠部弩手于滩碛上下并射，虏贼入水甚多，余皆狼狈败走。又遣将官孟保、张德、刘彦部敢勇军千人经万山入伏龙，掩袭其后，虏贼奔走，多溺死，焚毁所造攻城器具三百余件。又于洞山寺前得二丐者，俱言番军有相顾泣语者，云：“被南军杀了驸马，如何归得？”不知驸马果何人，岂非贵戚为头目者？

六日，探知虏贼欲来烧濠外鹿角，遂潜伏官军于鹿角之里以备之，果有数人径来放火，有官兵王才以

---

---

枪杀一人，斫到首级，并夺到旗枪弓刀。又令王才硬探至万山下，有虏贼三人在彼举号火，王才擒杀一人，取到首级，公喜其勇，升为拥队。

七日，夜遣将官王横部官兵郭旺等三十余人出城，烧毁云梯草牛等五百余件。时有番军在地名海子里往来，被郭旺等追赶，夺到铜锣一面。

八日，探得虏贼欲从江北渡过南岸，遂差裴显部官兵驾船迎杀之。

九日，遣王横与教头过德部官兵四十四人过濠，烧毁云梯百余，连并烧草牛土布袋等攻具。

十日，遣拨发官杨建合千人魏仲部官兵二十五人过濠，烧毁云梯并草牛二百余件。夜至四更，有虏贼驾小船六只自上流潜来，用火箭烧北门岸下客船，城上将官吕兴闻船上发喊，遂令城上弩手并射，虏退走。

十一日，遣拨发官樊兴、教头江清部官兵二十四人过河，烧毁云梯一百五十余连，并草牛等。

十二日，遣王横部官兵一十四人过河，烧毁云梯七十余连。

---

---

十四日，遣拨发官方溥，教头许亮、拥队孙孝忠将三十余人过河，烧毁云梯百余连。又遣旅世忠、张聚、教头徐贵部官兵五十九人，前去万山一带，烧毁云梯二百余连，木牌一百余面，竹木草牛无数。缘累日遣兵烧毁，攻具将尽。

十五日，探知虏贼复来城南紫阳观及于寺院等处，再造攻具，遂遣方溥、训练官朱建部官兵三十六人前去，烧毁云梯二百余连，夺到骡一头并鞍辔。又遣蔡孝先部官兵五十人，抢夺虏贼堆垛所造云梯大竹，有虏骑百余来前追赶，被蔡孝先等杀退，夺到军器衣甲。

十六日，夜遣张聚、廖彦忠等，分四路前去烧劫贼寨，张聚部领敢勇军七十三人并大军弩手三十二人过河，从紫岩寺转过虎头山，劫中贼寨，夺到披毡、衣甲、刀铡等，及夺回被虏人老小十人。廖彦忠将敢勇军七十二人至是定专寺等处，劫中贼寨，斫虏贼首级二颗，马二匹，并鞍辔衣甲等军器。旅世雄部官军六十六人至万山一带，烧毁云梯战牌五百余件，并烧毁虏寨鹿角，赶杀败走，又夺到造梯大竹五百余竿。将官马安忠部官

---

---

兵四十六人至云峰寺等处赶杀，看守攻具虏贼散走，烧毁云梯二百余连，天桥四座。

十七日，夜遣路世忠将敢勇军五十八人、大军弩手三十一人往城东云峰寺前劫寨，杀死虏贼甚多，生擒番军李八儿，称系李挾览之子。

十八日，虏以千骑摆列城西，与城上官兵矢石交战，公在城楼，见虏阵中一入跃马突出，执旗指呼，引众直前，意气骄雄。公索弩亲射之，坠马而死，即令斩首，乃中左目。虏气夺而退。

二十日，遣路世忠将敢勇军五十六人、大军弩手三十人至云峰寺前，烧云梯三百余连，造炮大木五十条，杀退看守攻具二百余人。

二十一日，虏遣降将王虎来，公喜其归，欲询虏中虚实，见其词色错愕，疑有他谋，命左右搜之，于肘后得紫袱系银十五笏，送狱根究，乃是虏都统与之，俾入城纵火为内应，且约以出城相报时，称白旗子军为号，公即斩之。继而被掳李遵回，乃知前日王虎之来，正为虏刺客也。公曰：“吾心无愧天地，王虎其如

---

---

予何？”公探知虏欲于二十四日攻城。

二十二日夜，果于城东南擂鼓发喊，城中屋瓦皆震。公令城上益加严备，毋得喧哗。既晓，禱城隍诸庙，以虏犯襄汉，残害生灵，愿求天助赶逐退却。

二十三日夜，虏鼓噪之声渐近。夜半，雷电大震，加以雨雹，喊声遂远。明日果不攻城，岂非精诚所禱，感格而然？自此，每夜发喊，莫晓其意。及得被掳人回，云：“虏专喊东南，欲空西边，示围师必阙之意。”

二十五日，夜遣张聚、刘畋将敢勇四十三人至虎头山劫寨，见虏贼二百余人，赶杀败走。

二十八日，遣廖彦忠、路世忠将敢勇军百二十人出东门劫寨，至大悲寺，烧云梯百余连，见虏贼大寨之外有小寨，约二百余人，先以弩手把截大寨，又镰手直入小寨，杀散虏贼，夺到云梯什物等。

二十九日，夜遣廖彦忠、路世忠复将所部人出南门劫寨，杀伤甚多，一人就擒，防众追逐，遂斫首级而还。夺到鞍马弓枪刀甲及救回被虏老小六口。又遣排

---

---

岸使臣张椿将十四人驾船往源漳滩，烧劫虏寨，夺到虏客船五只。又往万山烧寨，夺回被掳老小二十二口，衣甲等物。

三年正月一日，夜遣旅世雄、张椿将水手三十五人驾船往源漳滩，劫烧虏寨，夺渡船三只。

三日早，虏人自城南渔梁平一带推拥炮座及鹅车洞子等攻具，一日不断，径抵城之东南。炮架皆九梢七梢，共十余座，专攻东南隅敌楼，炮石背重四五十斤，击中楼橹无不损者，公遂用牛马皮造作皮帘，挂楼橹之上，以御炮石。缘虏人炮座尽用生牛皮蒙护，拽炮人在内，矢石不能入，仍置车轮推转往来，样制突兀，每炮一座，如屋数间，鹅车、洞子亦是牛皮蒙护，洞子相接，直至濠边，约长里许，于内搬传填濠土布袋、草牛、竹木等物，前列步人，执牌遮身，以射守城官兵，四向摆列，不可计数。自卯时城上下矢石交战，至夜，虏人攻城愈急，军马不退。公即差敢勇千余人，于当日半夜各持短兵，仍负草一束，潜出小北门，由羊马墙分为两头领，一项自东门吊桥出，一项自南门吊桥出，

---

---

合头径至虏人炮人，举火发喊，城上亦发喊擂鼓，仍用霹雳炮打出城外。虏人惊惶失措，人马奔溃，每炮下拽炮番军约二百余人，皆为官兵所杀。仍生擒到谋克王通等八人，及夺到器甲鞍马等，死伤约二千余人，尽将虏人炮座洞子临城烟焰不绝。

初四日早，虏人复别推炮座、洞子临城，仍前摆列马步军。施放弓箭，发打炮石，及于洞子内搬传草牛土布袋之属，再来攻城，矢石交战，自卯至酉，虏人将炮座并洞子拽入虏寨，盖防我军夜出烧之。

初五日早，虏人又复推拥炮座洞子等攻具临濠，及摆列马步军，复来攻城，势焰益炽。公再三筹思，若不遣兵出彼不意，无由退却；虏人骑军甚众，若明出城中之兵，必并来掩袭，须于城上多用弩手射之。缘城上女口止立得弩手一层，遂于初四日夜措置于库务寺观及民户，权借桌子，增接四脚令高，摆列两层于女口之后，弩手共三层。仍预发敢勇官兵一千八百余人，各持器械，负草一束，伏于城下羊马墙内。却于墙外去虏人炮座洞子百余步，潜用小船于濠内系搭浮桥二座，仍

---

---

将对桥羊马墙先次取削令薄。至初五日巳时虏人拥并攻城之际，即将所削薄之墙一时推倒，伏兵突出。虏人止防城门，出兵不意，他道掩击，仓皇失措，先将虏人临濠步兵杀退，次举火烧毁炮座、洞子。虏人骑马果来掩我出城之兵，公即令城上三层弩手并力施放，虏骑不能当，仍于城上擂鼓发喊，并打霹雳炮出城外，虏骑惊骇退走。自早至暮，虏人与我军进退分合凡数十次，公亦接续发兵，出城应援。虏贼死伤约数千人，横尸遍地，炮座洞子虽有拽回者，所存无几。如土布袋草牛等及夺到木牌，一时烧毁。适值北风大作，烟焰蔽空，正扑虏人之面，我军乘势鼓噪追杀，虏人败走，夺到鞍马器械。据捉到番军称，去年十二月三日虏人攻城之时，杀死番军甚众，射杀蒲察都统及咬儿万户等。今次攻城，又杀死葛札万户。即具连日捷报以闻。后数日，有被掳人回，具言虏酋元帅会诸都统登樊城，指襄阳城曰：“赵大娄罗摆布得好，每出敢勇军，不知从何处出来，这城如何打得？”众都统因起身白元帅，这几番打城，煞折了自家军马。元帅点头。

---